

西藏十年间



郭超人著

西藏十年间

郭超人著

新华
出
版
社

西藏十年间

郭超人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插页2张 230,000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7203·100 定价：1.60元

序

要过冰雪的台原，
请找北方的羚羊。
要寻温暖的河滩，
去问南飞的大雁……

——摘自西藏采访笔记

一个从风浪中归来的海员，即使不能献给你远方的珍宝，至少会带来大海的回声。一个翻山越岭的探矿者，如果无法为你提供稀有的矿石，大约总会带来大自然的气息。而我，一个在“谜”一样的西藏高原送走了自己宝贵年华的新闻记者，确实难以回答我能给你一些什么。

此刻，当我应出版社之约，着手整理自己青年时代在西藏采写的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文稿时，我心头不时涌出这样的思绪。这决不是人们照例的谦虚，也不是那种永不自满的人们的自责。在我心头萦绕不散的是一种难言的感慨、惶惑和不安……

应当承认，历史是极其宽厚地给了我充分的机遇的。如果是一只鹰，头上有可以展翅高飞的蓝天；如果是一匹马，面前是可以纵横驰骋的草原。正当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不斷积聚力量，以挣脱封建农奴制度枷锁的前夕，作为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记者，党把我派到了西藏，让我直接参加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为完成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所进行的曲折斗争。我以难以压抑的愤懑之情，目睹了勤劳、憨厚的西藏人民是怎样遭受屈辱和苦难的；以后我又以无法形容的喜悦，迎来了百万农奴以摧枯拉朽之势，埋葬农奴制度的暴风骤雨。尽管我曾用自己生命的最大热力从事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快又尽可能多地进行采访报道，我的某些报道也赢得过一些读者的热情鼓励。但是，回头来看，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缺乏诗人的那种文彩，无法讴歌那激荡人心的时代风情；我又缺乏画家的那种技艺，难以描绘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我留给人们的只有一颗炽热的跳动着的赤子之心……

从一九五六年秋季进藏，到一九六六年夏季被迫停笔，这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来说，短促而又漫长。从时间观念上说，象行云流水一样过去的三千六百个日夜，不过占我已经送走的生命的五分之一；但从它给我留下的记忆来说，却融贯着一个民族从衰败走向新生的完整历程，而且时间过去得越久，它给我的印象愈深，启迪愈多。

记得我抵达拉萨不久，便只身去后藏日喀则地区采访。我沿着年楚河畔的驿道，一直追溯到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感谢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的支持，借给一名粗通藏汉两种文字

的藏族翻译，我们一道骑着马跋山涉水，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搞社会调查。一个个农奴主灭绝人性的罪行，一户户农奴和奴隶的血泪家史，使我第一次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农奴制度”这具早已被人类历史淘汰的社会木乃伊的原形。这种制度所特有的黑暗、残酷、野蛮的社会现象，每日每时都出现在我的身旁。它们象一块块烧红的烙铁一样，炙刺着我的眼睛，烤烫着我的心灵，使我毛骨悚然，使我坐卧不安。有一次，我从江孜地区一座大庄园旁边路过，目睹庄园门口两根粗大的木桩上捆绑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几个凶神恶煞的藏兵正轮流用皮鞭抽打他们赤裸的脊背……那时，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是，在西藏上层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以前，暂不实行民主改革，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不许直接干涉西藏地方政府的事务。我虽然用一个青年人难以避免的鲁莽行动制止了藏兵们的鞭打，但我知道我并不能彻底免除那位老人和少女的苦难。也许在我离开以后，他们会遭到更加严厉的惩罚。很长时间过去了，我总是忘不了那皮鞭在空中的呼啸声和少女凄惨的哭叫声，那声音曾多少次使我从恶梦中惊醒。又一次，我正在雅鲁藏布江边的一个小集镇采访，遇到了两个蓬头垢面的乞讨者。一个是高个子，他的两只耳朵被连根割掉了，只剩下一圈高低不平的黑色疤痕，当别人同他谈话时，他不得不用两只手掌放在耳门边增强听觉。一个是矮个子，他的两腿短小而弯曲，因为他的脚筋被割断了，只好依靠两个木棍的支撑行走。由于语言的障碍，我们无法交谈。但从翻译的简单介绍里得知，高个子由于“听到了‘主

人’不许他听的话”，矮个子“走进了‘主人’不许他去的地方”，按照西藏《十六条法典》的规定，受到了相应的刑罚，并被赶出庄园，成了没有“主人”的流浪汉（按照西藏《法典》的规定，没有“主人”的“贱民”比有“主人”的“差巴”的社会地位还要低一等）。我除了把身边仅有的一小袋酥油和糌粑送给他们以外，我无法给他们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有眼睁睁地望着那两个残废的躯体艰难地远去。这些萍水相逢的西藏农奴制度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形影，象金石镂刻的浮雕一样，长久地在我眼前晃动，怎么也无法将它们驱散。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策规定，我无法用宣传报道来表达我的满腔愤怒，我默默地盼望和等待，总有一天，摧毁这万恶的农奴制度的革命终将到来，那时我将理直气壮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揭露这一切，控诉这一切……

藏历土猪年（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深夜的枪声，揭开了西藏反动农奴主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的序幕。美丽的罗布林卡变成了指挥叛乱活动的大本营，雄伟的布达拉宫被当做攻击人民解放军的制高点，古老的大昭寺和小昭寺被用来做枪杀汉族干部的桥头堡。打着各种旗号的叛匪象一群发了疯的野兽一样倾巢出动。他们焚烧学校、抢劫商店、炮轰邮局和医院，向一切机关和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这一小撮里通外国的叛乱分子，以为用血腥的屠杀就能遏制西藏人民谋求彻底解放的正义事业。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的行动从客观上加速了西藏历史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民主改革运动提前到来了。当人民解

放军驻西藏部队被迫平叛的号角一响，在短短几十天时间中，广大受压榨受奴役的西藏农奴和奴隶们，便冲出了牛棚和马圈，监狱和地牢，庄园和寺院，英勇地投入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斗争……

这是一场多么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啊！世代被人当成骑马墩的奴隶，第一次骑上了自己的高头大马；祖辈任人横加宰割的农奴，第一次成了地方政权的领导人；长期风餐露宿的人们，第一次搬进了老爷们的高楼大厦；一直沿门乞讨的人们，第一次分得了田地，有了自己的收成。在那扭转乾坤的日子里，从冈底斯山麓到雅鲁藏布江两岸，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热烈、奔放、如醉如狂的欢乐情景。在山南地区的大庄园里，入夜以后便升起了一堆堆冲天的火光，那是人们在焚烧曾象毒蛇一样吮吸他们血汗的各种契约和高利贷债券；在拉萨河谷的千里平畴上，天不亮就响起了震天的锣鼓声，那是人们在庆祝自己分得了胜利果实。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捧着哈达，背着青稞酒桶，喝着酒，唱着歌，跳着舞，从深夜一直到天明。有些人嗓子唱哑了，有些人腿跳肿了，仍然不愿意停息下来。几十年几百年被禁锢的热情终于象江堤决口，象火山爆发，变成了一种势不可当的摧毁旧世界、开辟新天地的无穷力量……在一次采访活动中，我同藏族人民一起控诉农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恶，一起欢庆一个繁荣幸福的新西藏的诞生，我们时而呜咽垂泪，时而喜笑颜开。那一位位慈祥的老阿妈，一位位刚健的老大爷，还有那粗犷豪爽的青年牧人，长袖轻盈的活泼少女，他们既是我采

访的对象，又是我难忘的战友。当我重新翻开记录着自己这段经历的一页页文稿时，以往的一切又在我眼前涌现……

在人民解放军被迫平叛以后，我曾奉命到烽烟弥漫的藏北草原采访。我是沿着一股无恶不作的武装叛匪溃退的路线前行的，一路上迎接我的是一片大屠杀、大破坏之后的凄惨景象。那伙衣冠禽兽一面打着“保卫宗教”的旗号，一面肆意抢劫寺庙，集体奸淫僧尼；一面高唱“保卫藏人”的滥调，一面焚烧牧民帐篷，用各种酷刑杀害无辜牧人。那一桩桩野蛮、残忍、血腥的罪孽，使一切有人类良知的人都为之发指。在黑河县附近的一个部落里，我访问过一个来自西藏东部丁青三十九族牧区的青年牧民。这个名叫白达的年青人的可怕遭遇，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仿佛把我带进了一个神话中鬼怪横行的地狱。由于白达坚决拒绝同叛匪合作，叛匪便挖掉了他的双眼。挖掉活人的双眼，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人们来说，也许很难令人置信，然而确实是摆在我眼前的血的事实。我的心好象就要爆裂，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用文字记录白达向我哭诉自己受害的详细过程。虽然我很快就在一篇新闻通讯里为白达的苦难进行过控诉，但我终究未能用冷静的笔墨将叛匪这种灭绝人性的罪行原原本本地揭露出来。我无法进行过多的构思，写作技巧也谈不上，整篇通讯的文字可以说是幼稚而粗糙。对这一切我都没有在意，我只知道自己的感情是炽烈的，爱憎是鲜明的，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新闻记者的新闻报道，而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灵的呼号……

在那天翻地覆的年代，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在山南采访的日夜。山南是西藏藏族的文化发祥地。许多神奇的传说，描绘了它的灿烂文明；许多古老的史籍，记录了它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但是，对于西藏人民来说，山南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小撮反动农奴主进行垂死挣扎的最后一座墓地，是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奋起推翻农奴制度的第一个战场。早在西藏地方政府公开在拉萨发动武装暴乱以前，一个由最反动的农奴主分子组成的反革命组织就首先在山南燃起了背叛祖国的战火。他们在山南南部的哲古湖一带建立“根据地”，设置空投场，接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军事援助。他们开始还只限于断绝公路交通，伏击人民解放军和进藏汉族干部，最后竟发展到纠集一批亡命的匪徒公然包围和进攻中共山南分工委机关。在这里工作的藏、汉族共产党员们凭藉临时抢修起来的围墙和壕堑，同叛匪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敌人猛烈的火力封锁，使人们无法走出机关大门一步。大院内几丈深的水井吃干了，只能利用夜幕的掩护冲到附近雅砻河去抢水，有时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许多跋涉千山万水从内地步行进藏的汉族老同志，许多刚刚冲破农奴制度的罗网投身革命的藏族年青人，怀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战斗了七十四天，直到人民解放军平叛部队的赶来。面对着弹痕累累的围墙和壕堑，我怎么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在两天两夜中赶出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但是，出于当时宣传报道策略上的考虑，这篇

手稿虽几经修改，却一直未能找到机会公开发表。以后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劫难中，被当成“黑帮分子”的“罪证”查抄而不知去向。现在收辑在本书里的只是一组有关山南社会生活的正面报道，基本上回避了那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史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

其实，在西藏那场震撼人心的历史巨变中，从城市到农村，从山村到牧场，每日每时都有多少风雷激荡的事件和场景，有多少光彩夺目的人物和情节，值得人们去讴歌和赞颂啊！我曾经常设想，如果有时间作冷静的观察，从容的思考，仅仅将上述的这些素材加以搜集、整理，就可能成为反映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史诗般的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到这一点。回想在西藏度过的那些日子，作为一个记者，我并不懒惰，也多次进行过尝试，但终究未能如愿，原因之一是找不到足够多的时间。那时，几乎每一天都处于极度的忙乱之中。在匆忙中接受任务，在匆忙中跋山涉水，在匆忙中采访写作。采访前无法作充分的准备和酝酿，在动笔时又来不及作周密的构思和打磨。有时干脆坐在发报机旁写作，写一页发走一页；有时只能采用口述，直接由译电员译码上机电发。我一直在等待机会，使我能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让我尽可能写一点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来！

然而，一晃十年过去了。接着便是众所周知的大难临头，不久便被迫告别西藏。我始终未能得到过这样的机会，也始终未能写出比较成熟的作品来。在这里能献给读者的仍然是一些在匆忙中采访、在匆忙中写出的东西。既没有什么闪光

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妙句，只不过是一个记者在新闻报道的范畴内所能够提供给读者的东西。但尽管如此，作为西藏社会这场伟大变革的一个目击者，我的报道也就不能不得天独厚地为读者保留了某些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某些社会生活的现场素描，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西藏社会发展前进中的风风雨雨，可以听到西藏人民英勇搏斗的呐喊和欢歌。特别是当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的时候，也就更加显得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想这本书也许还有它存在的价值吧！

再过几个月，一九八五年就要来临了。到那时，标志着西藏进入民族区域自治新时代的西藏自治区，就已成立二十周年了。在这二十年中，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虽然蒙受过沉重的灾难，经受过重大的曲折，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进行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宏伟建设，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到处呈现出奋发向上、生气勃勃的动人景象。我的这本书当然无法概括西藏今天多彩多姿的风貌。我不敢把这本书作为礼物献给西藏人民，但我真诚地希望这本书能给西藏人民带去我的感激，我的怀念。我感激西藏人民在我的青年时代对我的哺育和培养，支持和帮助；我怀念那些勤劳忠厚、热情好客的父老兄妹，那偏远山村的炊烟，那辽阔草原上的牧笛，以及我自己在那里度过的美好的时光……我感激这一切，怀念这一切。

郭超人

1984年8月末于北京

目 录

序

第一辑

血泪的控诉	(3)
“魔鬼的血嘴”	(8)
“沉重的铁链”	(14)
“三把尖刀”	(19)
罪证如山	(26)

第二辑

拉萨的春雷	(43)
古城在歌唱	(54)
卓玛央金	(63)
拉萨两姊妹	(70)
色齐拉山区秋景	(79)

山南见闻录	(84)
“幸福太阳升起了”	(85)
泽当——我为你歌唱	(91)
寄自雅砻河畔	(95)
古堡里的新主人	(105)
深夜马蹄声	(110)
门巴人的家乡	(114)
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日子里	(118)

第三辑

骏马奔驰了 大雁高飞了	(125)
山村的早晨	(132)
拉叶村纪事	(143)
荒原播种者	(156)
一个流浪儿的故事	(165)
为“七一”采写的报道	(176)
在党的阳光下……	(185)

第四辑

风雪轻骑兵	(202)
雪山上的战士	(208)
战士的遗嘱	(212)

第五辑

- 萨迦——我国第二敦煌 (223)
藏医的新纪元 (230)

第六辑

- 羌塘两千里 (237)
藏北草原好地方 (239)
班戈湖畔的新城 (242)
穿行在湖群地带 (248)
雪白柳林红 (251)
部落里的一夜 (255) -
盐湖上的歌声 (260)
抢渡森格藏布江 (263)
在孔雀河两岸 (266)

第七辑

- 卓 波 (275)
猎 手 (288)
托朗噶钦 (298)
草原奇遇 (333)

后记

第一辑

对于今天的多数读者，农奴制度已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历史名词。人们大都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中去探索它的社会性质，或者从古典文学作品里窥视它的社会概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在二十多年以前，我有机会在中国大地的一角西藏，直接考察过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怪物；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也曾竭力揭露过它那残酷、野蛮、反动的社会黑幕。这里收录的几篇新闻报道，几乎都是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匆忙完成的。文字很不讲究，决比不上教科书那样严密；技巧更谈不上，肯定没有文艺作品那样生动。但我坚

信它们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它们能为读者提供某些从教科书和文艺作品中无法看到的第一手材料……